

於我節節支解的肉軀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簡稱《金剛經》

《金剛經》為諸佛之母，
流出一切諸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、人、天善法。
是歷來佛子們必參、必讀、必持、必誦的寶典。
諸佛髓腦如是磊磊銘刻於《金剛經》的玄言中，
而金剛心髓又寓託於忍辱仙人的節節支解中。
它所提撕的「無生法忍」，
無非是「本來無生，無有可忍」！
金剛心印，乃是「無心可印」。
本經的髓旨，是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
即「空，明」二義。

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，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
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
我於往昔，節節支解時，
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（註一）

榴花——歌利王愛遊獵去

那是一個從春日開始的故事。

一個粉彩填勾的春日——

春木花敷。畫幅中首先浮映的，是流動的綠野，伶嫋的春草，以及水鏡一般，長長流展，安恬靜藍的河流。

沿著河岸，胭脂色的榴花，如描春艷一般，照著山水，浮染成一片旖旎的緋紅。高大的素馨，張著雪白的花楹，如同作著一場恍惚的寂夢。霏霏窈美的，還有印度櫻馥麗的垂枝，木蘭樹幽獨馨遠的香息……

一場春的夢景。岑岑盈盈，墜著白的花片，靜的香息。

艷歌舞罷，慵笛吹徧……歌利王自恍惚的息寐中醒來。翠渥的林藪仍在日光下閃著一圈圈熒碧的光絲，鋪著錦緞的象騎依然在河畔「啾啾」啃嚙著青草。榴花仍如霞光一般茶燒著遠遠近近的風景。而一切竟如死般的寂寞，與荒涼。

他的周圍躺置著遺下的樂器，箜篌、簫管、箏弦、皮鼓、銅鈴……皆凌散棄置，如同一具具屍體，張著空空的情表，荒涼擱淺著。

四字如死般的闐寂。他的嬪妃、姬妾、綵女竟然夢一樣地消失了。一個也不存在！

唯有隨侍的幾名大臣依然木偶似地跌坐原地。沈甸甸的姿影，帶著狩獵而後、汗滂而後，尚未鬆懈的槁痺與慊怠。

雖然是麗春，大臣們沉沉慊慊，無法振作的姿態，卻宛如一根根燒盡的炭爐，更增添了空氣中的濁窒與死氣。

歌利王感到自己的喉嚨亦宛若塞滿煤炭般，焦乾燥鬱地，足以噴

燒出一場燎原的大火來。

是誰奪去了他的嬪妃、綵女，使他的王座顯得如是空虛、寂寞、冗倦而難堪？

又是為了什麼呢？那些諂媚事人，在王眼底，不過一群如奴如婢的嬌弱生物，竟敢一個接著一個，於他午寐眠息的時刻，躡著足腳，棄他而去。

她們戲謔王權，果真不畏死嗎？

榴花鮮紅赤燒於眼底，灼灼赤烈。歌利王勃鬱按著佩劍，他看見榴花紅瀝墜落，濼濼塗染一地——不，不是榴花，是妃姬、綵女們俯臥的屍首，和溼染流漾的鮮血。

這是王的尊嚴，與懲罰——之於背叛者與忤逆者，王所一貫施予的，唯有酷毒與鮮血。

道顏——皮影春風一丘骨

野地裡燦滅著一朶一朶、鮮潔芬瓏的春花。虹光一般，點點奇艷，吸引了綵女們嬉遊的足步。

她們追蹤著虹橋，擷取著漫野的虹光。於密林幽邃處，驀然遇見一名年輕的行者，深定跣趺著。

是個修仙求道的苦行人罷。即若衣衫襤褸，清癯瘦病，他那澄靜冥思的面容，仍如湛湛清泉般，令人一見忘塵；使人慕想起素白的羽鶴，以及背叛——想叛離赤鐵一般，灼熱羈繫的紅塵，還有其中渾沌燒熾的欲愛，與狂炎。

綵女們忍不住收攝起一己眩美嬌慵、歡逸娛樂的姿態。頭一次，她們感受到浮生的薄脆與貧乏。曩昔無盡的堆脂砌粉、奢麗誇美、恍然僅是一場又一場精緻驕奢的偶戲。而楚腰纖細、舞徧歌扇——自身，亦僅不過一介忝顏侍人、「扮妝、扮相」的女偶。影來影去，癡愛惑倒，無時不畏懼鏡台花謝、紅顏已老……

道人襤褸的衣衫，陡然使得她們更看出了自我錦衣綾羅下的匱乏，

以及脂粉嬌麗間的空虛。

有一種追尋來至她們心底：她們想探問這位仙鶴般清奇端凝的行者，是否煉就了傳說中乘風御仙、不朽不死的神仙之術？此世，除卻無上的權柄、富貴、與歡逸，可還有甚麼更珍貴恒凝，更令人慕往、追尋的價值？而這人，究竟又為了甚麼拋下綢繆恩愛的塵世，一個人孤獨冥坐於空林？他，不駭怕、不寂寞嗎？

鉅解——我們心中的歌利王

林葉寂寂。草色微微。修行「忍辱仙行」的年輕行者，於是為這群豔如春花的綵女們靜靜說起了他所諳曉的「離欲——解脫」之道。他注視著一張張皎美的麗顏，以豁朗清澄的目光。於他的眼底，諸般色相，無非僅如空花起落；一切欲愛，無非僅是拘執的牢籠。他瞭望其間的熾燒蠕動，亦無非僅如瞭望樊籠中的群蛇之舞。

那便是洶洶尋來的歌利王所目睹的情景，也是這場春日虐殺的緣由：王，憤戾地發現，一名青年的行者，以赤坦清白的目光，以眼對眼，一無遮蔽地，放曠凝視他的綵女。

而綵女們忘神聆聽著。虹光似地花朵悠悠散灑一地，在她們傾注的面容上，歌利王望見一生中見也未曾見過的美麗情表：那出自心魂的崇慕與詠嘆！

她們從未曾用如許的情表注視過他——這些王所豢養、愛寵的生物們！一次也不曾！

此際，她們傾神聆聽著，根本不曾知覺王的存在。

「你這個虛偽的道人！難道你已無染無動、證得了上聖阿羅漢果了嗎？何以恣意流觀我的綵女？」王拔出佩劍咆哮道。嫉恨與憤怒，他的胸臆滿溢著雷霆之火，隨時皆可以噴出血腥的炎漿，將春郊化為屠場。

「我並未曾證得聖果。僅只是『持戒』，恆常繫念無常、不淨。」年輕的忍辱仙人瞭望著王瞋恨嗜血的顏面，寂寂回答道：「世人所蠅

蠅網捕的欲愛美色，於我眼目，無非僅是一丘枯骨，繡囊糞掃罷了——」

「倘連女色都如此恣眼觀看，無忌無憚——你，持得又算是甚麼淨戒！」歌利王撫著寶劍的青芒，凌厲謔笑道。仙人的回答，於他心中，不過是一個失德失戒者的自我辯白——王，分明已親眼目睹、親眼作證了這個「恣貪女色、忘神流觀的修仙者」。只等著寶劍出鞘，以血撫祭一己的憤戾。

「我以『無嗔』為戒，誓行忍辱！忍一切憎恨、嗔怒、辱迫、毀害……」眼界大千俱是炎天的怒火。面向一觸即發、勢成燎原的瞋恨，苦行的仙人仍如涼泉一般，平靜回答。

「說得好！說得好！」震怒至極，王忽然狂聲大笑，以寶劍指著仙人的耳鬢道：「你既自稱『忍辱』，能忍一切瞋恨、辱迫……我便先削下你的一隻耳朵，看你起不起嗔心！」

白刃揮落，一隻耳朵於是血淋淋地跌落下來，墜在虹光一般的春花上。

預言——屠戮之花與莊嚴之花

這便是《金剛經》至為悲壯沉渾、氣勢磅礴的一幕——關於忍辱仙人的「節節支解」：

隨著跌墜的耳朵，緊接著，是削落的鼻樑。毀損割截的五官，之後，是斲斷的左臂、右臂，左足、右足……

歌利王舉起寶劍，斲而又斲、砍而又砍……他一段段、一塊塊地鋸解著仙人的皮肉骨血、試了又試！滿懷狂肆的惡意，他想，只要仙人稍稍動了一點顏色，起了一點瞋念，證明了並非真實修道，他將「據理」屠盡這偽行的道人，以及所有環圍其畔的姬妃綵女，藉以嚴懲這「精神、意念上的淫愛與不淨」。

如是，歌利王一次又一次，舉劍屠割著。驗證著此世至為嚴峻嚴烈的道骨道格——智者驗之於自我，愚者驗之於他人的至高格律。

然而，於仙人柔忍寂和的顏表下，王所望見的，唯有無上的平定，與邃深的慈憫……低低俯垂著眼臉的仙人彷彿為了哀憐什麼、憫念什麼般，涵受著無量摧折的劇苦。

慘然變色的，卻是圍觀的群臣。在淤積的血肉皮骸中，他們苦苦諫言道：「王，請停止罷。此人無嗔無動，是真道人、真菩薩啊！」

瞋恨怨怒的，是巡狩八方的諸天神祇。他們刮起岩雹，下起石礫。天地暗黝，飛石疾走。暴亂的石雨，颶風般，狂烈撲拍著林藪，擊叩著人獸草木。

行將殛死於暴雨岩礫之下，惶悚慌懼的歌利王終於向忍辱仙人求哀懺悔。

而後者，湛湛寧和，以青蓮的目光，以眼對眼，為彼我，立下一個希美誓言：

「汝今日以無明劍，割我身體。若我他日，得成菩提，將以般若劍，斷汝煩惱。」

一則預言，預約著佛與尊者憍陳如的來世。彼時，春木花敷。節節支解的，是昔為忍辱仙人的釋迦牟尼。操刀屠割的歌利王，即世尊成道，初轉法輪時首先度滅的尊者憍陳如。(註二)

若無我妄，諸妄頓亡

「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，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，節即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

須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

是故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
不知道是第幾回誦持這章詩歌一般，鏗鏘擊節的經文？也不知道

是第幾回映現赤坦肉膊的忍辱仙人，一刀一刀，辟解形骸，乃至血肉狼藉，白骨陵夷的偉烈沉磅。《金剛經》一卷，古奧玄艱的經義，宛如皆具顯於這則短短的寓言中；猶如一顆種子具含了樹祇的神髓一般，無論將來的樹祇何其曠闊偉麗，總不脫於種子原初的心目。諸佛髓腦如是磊磊銘刻於《金剛經》的玄言中，而金剛心髓又寓託於忍辱仙人的節節支解中。

它所提撕的「無生法忍」，無非是「本來無生，無有可忍」！

而忍辱仙人的節節支解，所謂「忍辱波羅蜜」，亦僅是「忍無可忍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——諸法空寂，諸相非有，於第一義諦「空」中，「我」尚不生，「我」尚不立——那麼，誰為忍者？辱者？誰為節節支解？誰為受辱啣恨？

於瞋恨毀瀆、受辱受迫的剎那，當體空寂，即不見忍者，也不見可忍、能忍與受忍；如是，刀解截割，曠曠然即「電光石火解春風」。

千刀萬剮，豈能鋸解虛空？——既是「刀斲春風，又於我何有哉？」——這是忍辱仙人「安忍」的奧秘。了知自性虛空，安澄不動，既不見人我，也不見眾生、壽者；無可瞋之人，也無可恚之事。湛然空寂，了無所有，即此身心、器世，俱如幻作。斯皆無體無相，實乃幻刀、幻人、與幻解。

唯其纖毫不立，即連「痛」，也了不可得：了知此「痛」，無非四大和合，諸心妄動，諸識分別。即「痛」，雖歷歷分明，卻了了非真。斯幻人、幻受！

倘有「我」在，即有「人，彼」在。即有受辱荼煎的「我」，與操刀屠割的「你」，有成毀夷滅、壽夭長短，也有淨潔垢穢、聖諦凡夫……如是，諸相宛然，諸心並起，則必一定生起瞋恨讎罣之心；因為，箇中有一個「我」，在受苦、受創，在承擔、煎熬、死亡、失卻……有一個「彼」在屠割、宰制，在創造「苦」、製造「苦」。

《金剛經》闡揚實相無相，真常無住，力破一切諸相、諸法、諸心的執取——然而，「若無我妄，諸妄頓亡。」——若契「無生」，了知「我相」況且不有，如何可以有足以執取的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

相」？誰為創作諸法，駁染諸法，縛繫諸境？又有誰為「諸心」、「諸念」的支配者、主宰者？擁有者？

倘然「我相」果真破得纖介不存，一絲不掛，那麼，一切諸相，依此，一破永破，言語道斷！不僅「四相」蕩然烏有，一盡法相、非法相也將蕩然拂掃——倘然佛相、淨相、聖者相、涅槃相尚不可得（我相空寂時，依誰而得？由誰而得？），一切成法、破法，善法、惡法，聖諦、非聖諦，義諦、非義諦……又依何而立？由誰而得？誰為成就毀損、愛憎取捨？

倘能安住於本體的空寂中，如虛空湛朗空明，即若妄念、煩惱，如三千世界微塵一般亂起亂滅，紛飛蠕動，亦能當下穿透虛相，知其本來無生，本來無主，而能安忍安住，不為其惑擾，也不與之俱去。安恬不動，定靜圓明，不為其推動，也不執取、作用……功夫淳熟，妄念自然無著手、落腳處。塵埃再大，也將慢慢沉澱、平安、沉寂下來。

正因諸相、諸法、諸心、諸念，皆以「我」，作為繫著、運作、依執、鞏固的底盤——有所作用、影響，無論範疇、程度何其幽隱微潛、深細難察，皆表示猶有微細的「我」相，在沉潛運作、細密孳伏。

以是，佛陀更要再三詰問須陀洹——一名見道、見性者，能否作是念：「我得須陀洹果否？」，乃至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（註三），是否能滲有「見諦得果、悟道修證」的念頭？

唯因，真正的「見性、見道」，則見虛空霹靂粉碎，我相無生，本來涅槃，本來清淨。本來就曠盪盪、涼灑灑的，一物也無有。

修道，即是據此而修，掃除堅固附著的「我幻、人幻、眾生幻、壽者幻」，捨離諸幻諸相的妄執，返歸本覺空明。並非另外建構了一個更宏偉、龐巨、金光燦滅的聖相神相，也並非自體之外，更累積、增添、獲得、成就，或樹立了些什麼。

於中，不僅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不得作「我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想。」即連世尊自身，也不得作「我得燃燈佛『授記』想，乃至『我得菩提』，『我證無上正覺』」想，唯因

一作此想，則落入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」四相的著取；有可證、可取的「我」相；有凡夫、聖者的「人」相；有可度滅的內、外妄念、煩惱的「眾生相」；也有菩提、涅槃的「壽者相」。

由是，世尊要說「佛不度眾生」，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則是謗佛。」——唯因佛與有情，性相平等，本自無生，本然涅槃。於實相中，本無一法可立，本無一眾生存有。若見實有世界，實有眾生可度、可滅，有淨潔垢濁、煩惱涅槃諸相，則如來即著「有」相，即著取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」相。

金剛心印，乃是「無心可印」。

是察禪師所云的「問君心印作何顏？心印何人敢授傳？歷劫坦然無異色，呼為心印早虛言。」

見佛、成佛之道，在於離相、離心，常見法性如來，成就自性諸佛。是經文所念念揭示的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、「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」

以「決定不得一法，不執一法」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行菩薩道。於中，即連菩薩道、轉法輪、度眾生、莊嚴佛土，也不得執著、取為真實。

以「無所忍」遂行忍辱，忍至無我、無人，及至「法忍」也不見有起、有得，方始休去。

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

第一義諦中，「一」亦不立。不僅萬相、萬法，但有假名，了無實相；即連「菩提」、「般若」，也僅是相對施設的假名。然而，「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」，唯恐行者一旦悟覺空寂，則墜入相對的空亡、斷滅之境中。《金剛經》從破「相執」、「法執」開始，進一步破除了兩種「非法」的執取。

「法」所指的是，宇宙現象界中，一切事物的原理、原則、知識、技術、概念、系統、和架構……。

人們總是學一法，而執一法，而耽溺、黏執、倚恃其中，無論世法、出世法，皆然。黏執的習性不去，如捕蠅板一般，於「正法」固然形成執取，於「非法」亦牢執不捨。

兩種層次的「非法」，皆可以形成生命的陷阱。

粗淺層次的「非法」，指的是錯誤、傾斜、扭曲、迷惑的思維、概念、途軌和行為。一切惡質惡德、惡行惡業、邪語邪論……凡能使得生命更形黑暗、混亂、狂暴與下墜的，皆屬於這類層次。人們迴旋其中如墮墜流砂一般，僅能一步一步、不住下陷、下沉。

另一層次的「非法」，則發生於高蹈的修行境界。行者悟覺空性，而執空成病，形成枯木、枯空的沉態。更由於偏執於「無生」、「無相」，進而形成否定萬法，排斥萬相的「斷滅」理論。唯其「枯木不生」，由是缺乏足以遮覆有情、慈慰群生的大悲綠蔭。

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

以致，六祖惠能的「菩提本無樹」，僅見及了「如來藏性」的半面——「空如來藏」，也就是「離一切相即佛」。直到半夜，五祖黃梅以袈裟遮圍，為之誦至《金剛經》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澈悟萬法不離自性，而高吟出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如來藏始生騰騰全機迸現。因為，這一剎，如來藏的另半面——「大光明藏」，於他眼前樞機炯耀地，全面展開了。他凝視到了「既然無生，無不生！」，了知「成一切相即心」，從而掌握了「大圓鏡智」空、明不二的全盤奧秘。

那奧秘，唯此一偈：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

應無所住，是空如來藏。

生其心，即大光明藏。

它是《金剛經》的心髓，不二密言。

卻同時也是「密在汝邊」——一體共存於有情萬類的自性自心、

平等法身中；與諸佛，無二無別。

以「不執著諸相」，廣修一切善法，則能成滿菩提。

金剛之心

斲斷的手、足、骸肉鋪掛了一地。在濡血的深林中，巨石岩礫，如雷雨般，滾滾拂嘯擊叩著。行將殛死的歌利王，悚懼伏跪，哀哀懺悔。

支解剛割的肉身顯現深不可扼的痛楚。它不過再一次諦顯了四大的侷限與危脆。忍辱仙人平定睜開眼睛，再一次審視足下的歌利王。

於他眼瞳，他所凝望見的，僅是同一佛性的闕暗扭曲與變質。那為內在熾烈的砂暴濁塵——為嫉恨瞋毒，所淹蓋、扭曲，而渾沌泯沒的佛性。

那人心中藏著一把劍。而他自身也有另一把。由同一種精剛、同一種明利、同一種質材構成。

它是同一質性的兩極鍛煉。以無明之火，貪、瞋、癡鑄煉，則成為酷毒之劍、愚者之劍。以般若之火，智慧慈悲鑄煉，則成為淨覺之劍、悲贖之劍。佛、魔之劍，源起於同一覺性的兩極幻作，兩極淬驗。

即若於至深的痛苦摧折中，此際，他所了了明見的，並非人我，僅是同一覺性的流動與閃光。

本源無二。

歌利王，是可憐憫者。一個為自我的無明之劍所吞噬、砍斲的生靈。

一名淨化、贖拔的對象。而非憎恨、讎報的敵手。

「請無須向我求哀懺悔，因我胸中實無瞋恨感動。」血滴凝止的時候，一個音聲於密林中響起，清澄而平靜：「今日，汝以無明劍，割我身體；他日，若我成佛，當以般若劍，斷汝煩惱。」

大地屏息。

萬類一時莊嚴。

金剛座上，一顆星子燦然明亮。

(註一) 此文於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》(卷一)所示為「須菩提，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無我相、無眾生相、無人相、無壽者相，無相、亦非無相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，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眾生相、人相、壽者相、應生瞋恨。」，與本文略有差異。

(註二) 《金剛經》之於忍辱仙人的節節支解，僅作了梗概綱要的引述。忍辱仙人與歌利王的故事，詳見於《涅槃經》中。

(註三) 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佛教修行所成就的聖諦果位，即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等四個階次的聖者。

